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魏大中之被逮也故吏部郎周順昌家居吳門順昌素清介慷慨負大節生平以忠義自矢當大中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與同卧起臨別泛瀾即以女許配其孫而閒談及中朝新貴輒切齒痛詈人人皆目屬之逆璫每遣緹騎出必使人

尾而陰詗其後旣月睹順昌與大中握手繾綣狀而以逗留旣久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而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觀者相顧咋舌其語聞忠賢後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一事參順昌削籍矣忠賢恨未已而先是御史按吳及中丞之撫吳者毛一鷺皆以禮文聞與順昌有郤前撫臣周起元疏參一兵備憲臣托疾請告

得　旨啓元削職乃謂䟽實順昌爲之于是織造内臣李實以擅減原題袍段數目追論起元之悞運且謂其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戸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黄尊素等爲之于請吳民深恨切齒先已因山西廵撫柯昶擬戍張愼言䟽忠賢矯　旨謂周宗建贓私狠藉及行撫按追比又不回奏而聽其逍遥無忌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黄蓋開館招賓皆遣緹騎逮問實䟽上忠賢復謀之崔呈秀

等謂不盡逮無以立威于是乃復逮起元等五人實之上疏也從浙至吳傳聞中丞張筵爲款水陸珍異以數百品計實不一下箸中丞頗愧而最後乃啜茗一甌中丞歡始以順昌爭進且旁及吳中二三縉紳欲一網盡之而實但嗣忠賢之恨順昌故不敢有所蔓引或云疏乃出朝借實名爲之實與中丞皆不與聞其事秘莫知也是時緹騎皆挾忠賢叱咤風生所至守令爲之除館治餼丞尉以下小不當意即廷笞之至

與撫臣抗禮撫臣事之惟謹而其所逮繫家索
金錢動數千計皆立破昌期宗建等行未三日
而緹騎之逮順昌者復至吳吳中沸然順昌之
里居也樂爲小民申冤理抑達于當路諸凡輕
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爲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
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驟聞其被
禍不勝冤憤欲以身代口語藉藉皆咎中丞聞
報之日晝晦怪風暴雨逆五日夕如注平地水
深數尺順昌家居城外委巷中華門蕭寂使命

至吳邑令陳文瑞素賢重順昌屏騶從冒雨夜往告之故順昌顏色不變坐談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順昌自被放後好學書喜爲人揮灑不倦比入簡視圖籍爲俗需筆書一署額妻子環而相向哭順昌不爲動語亦不及私貲明順昌對令言號二孫始改囚服呼肩輿入觀者枳道皆失聲既入公署候命署都督府中丞密遣人覘之見百姓無少長蟻附而至皆願一識周吏部有詛有祝其詛者目中丞爲奸黨靑衿之壯

奔走泥淖自朝至于日中昃絡繹載途中丞恐
拔意邑令請順昌至邑傷暑具飲食洗沐士民
則亦從之邑著署隘不能容皆淋漓庭中不忍
言退順昌家困貧無擔石儲而緹騎勒索不已
順昌又誓不爽一錢乃士民皆願爲傾貲以助
鄉居平非好義者咸無所吝至有不言姓名投
金而去者貧士貸修脯不足解敝衣質庫中得
少直即以爲贈緹騎聞之愈益欲饜其橐遲三
日始宣詔是日復大雨衆聞宣詔後順昌且就

檻車傾城而赴皆執香以送煙漲蔽天號寃之聲震聞數十里邑令俯順昌出邑署衆遮道車不得前順昌褰帷好謂之曰勞苦諸父兄之愛我而願我少留此國法也不可須臾緩吾與諸父兄從此訣矣衆乃益大慟自邑門至使署不一里而遥行數步衆必遮之使不前踰時乃達既至使署衆益集署門未啓署逼遍城闉衆登城環立雉堞皆滿香焚雨，　仙列炬城上人呼則城下人應之城下人呼則城上人亦應之聲

愈震順昌亦出不意再拜請解散而衆不為動
時師儒耆老咸會稍有冒言欲走闕下上書爲
順昌稱寃者錦衣之于夫長及緹騎居署內皆
惴惴欲速中丞入以自強時兵使者張孝守寇
慎及令文瑞皆心知順昌寃相顧作慘然色又
以民心洶洶故先以告巡按御史徐吉御史至
前驅呵殿如平時御史見景色稍異戒無辟人
比中丞至衆三呼奇寃皆迭應署門左設兩使
者位諸生將待其入坐朝守令後欲申伏闕上

書之請而中丞猝欲畢事甫至即令啓門士民
遂蜂擁先入時雨小止地濘泥沒膝諸生皆已
不顧既入仰視堂上設幛幕儀仗二錦衣列侍
皂衣鵠立指揮四顧傍若無人而最下則置扭
鐐具爲被逮者蒲伏之所諸生益不勝憤至有
仰天長號有呼
太祖高皇帝者語雜不能辨然尚未有抗言執
詞以申所欲言比兩使者入一太學生文震亨
迎而告之曰今日民情士心如此明公獨不爲

青史計思所以自愛乎中丞顰蹙而語曰固常
思之今且柰何生曰爲今之計惟有請緩開讀
明公據實上聞謂士民所以迫切號呼者非有
他意欲徼曠蕩之恩以吏部下撫按行勘如于
請有據而後令就逮即死且不恨中丞固無意
聽之而以其言直遂强露欵曲態曰爲吏部上
疏固當促諸生特未審耳以
聖怒如此即上疏能保其有濟乎生曰固也若
以

聖怒則何辭之有今者實出忠賢矯　詔而殺
天下賢士大夫以快其私憤夫忠賢流毒不止
一方受禍不止一人特吏部爲諸生素所心服
實見其第以口語賈禍故不避斧鑕爲之請命
今者疏上明公忠爲愷切其言幸而得請則吏
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
道猶存人心不死明公獨不可留此一段清議
以逆折奸人之膽令稍知所顧忌乎中丞無以
應第曰諸生皆嗣法孔子不聞君臣之義實無

所逃令　詔旨在即
君父在也羣聚而譁豈人臣禮耶生曰夫豈惟
詔旨在將
二祖
十宗實式馮焉賭忠賢矯竊至此必且速殛之
且明公國諸生藝目所北面事者儻奉明公之
教得立玉墀方寸地有如今日之事必以死爭
批鱗折檻豈異人任明公奈何教人諂耶聞諸
道路微知專所自起故欲明公始終之今日之

舉爲明公非爲吏部也時御史傾聽久見生益激烈徐語之曰諸生第無諱當商所以善後者而中丞曰若然且開讀生曰明公之言直相紿耳開讀之後惟有一去去則惟有一死何且爲時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生何爲者而謗中丞不以法繩諸生生乃語中丞曰諸生今日業以多殉矣明公棄一官諸生棄一身事將有不可知者明公不聞吳中往事耶當汪直橫時遣尚臣王敬秉傳至吳令諸生抄錄古今書諸生不

聽敬令有司逮至驛欲辱之諸生持挺伺而擊諸途敬走匿僮以身免尚書王恕時巡撫江南疏奏歸曲于敬敬正法諸生獲免而生又聞王振之横也惡祭酒李時勉守正傳旨荷枷國學門國子生數千人走闕下欲得振而甘心焉振懼時勉得釋今此曹縱虎而翼將衆怒如水火何恃而不恐正爲明公故保全之耳緹騎聞之皆靡退而中丞復語曰即欲上疏當俟入臺具草生曰明公一入臺猶得令諸生望見顏色耶

必此地拜跪而後可御史乃顧中丞慨然曰龍逢比干亦人耳今日吾兩人當勉爲之而兵使者從傍慫恿亦甚力事業有緒矣時生與兩使者語相往復衆環聽如堵墻兩使者直立泥塗中上則肩相摩而下至足不能履地不復具威儀矣甚囂衆竟不審使者與生作何語曰已辜午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鋃鐺擲之地有聲琅然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蓬然而登欒折欄楯奮擊一轉瞬間已見緹騎及千夫長皆

抱頭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或以荊棘
自蔽衆搒捕之皆搯額乞命身被重傷無一得
免其踰牆而出者牆外人復痛箠之或蹴以屐
屐齒入其腦立斃于是中丞御史臺察守令素
復相顧諸生見事已敗皆靡然出而當搶攘間
中丞幕府將佐統驃士至一卒以刃恫愒衆遂
欲奪刃刃中丞兵使者立捕此卒鞭之以狥衆
稍定而守慎令文瑞素能得民爲溫言解諭衆
乃聽中丞出是日也微守令與兵使者中丞幾

殆時衆皆出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亦不爲
事已决裂將不知所終會日已晡而緹騎之至
浙逮黃尊素者舟過城下乘傳至驛道聞城中
有變不信謂然挾勢需索如故而驛卒已忿易
之皆偃蹇不應緹騎怒而詈則亦詈怒而毆則
亦毆而其至市中市酒脯者强買市中人亦執
而擊之且周呼于城上曰緹騎復至矣于是衆
皆乘勢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于河而緹
騎駕帖遂失不知所在緹騎迫皆泅水過西崖

西岸多田父以耰鋤代梃逐之緹騎生長北地素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外至僻處乃敢登皆困甚而衆亦已散則日抵暮矣是夕天乃霽月色皎然如白晝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傷痍者起皆奄奄氣息僅屬聞人聲稍厲則股栗求救中丞乃發符召衛士介而環使署以護之而順昌亦一夕再徙之別署中順昌至是已無生還之望第一死足千古矣次日稍辨色吳門鄉大夫以非常舉動素服而謁兩臺及兵使

者求所以救安地方計中丞則巳夜要御史㕘
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遄發而出對鄉大夫
意色甚惡曰鼓亂之衆諸老先生蚤出一言覊
鎮定矣葢意謂鄉大夫實使之也疏既上密緝
有司必欲得首事者以報乃以疑似捕顏佩韋
等十三人下獄而逐具爰書謂誰爲聲桴號召
者誰爲傳香盟衆者誰爲閭里驍雄同惡相濟
者誰爲張皇狂吽聲聞遠邇者皆子虛烏有之
案甚至有先期出從事歸而亦被執諸人嘗訊

無一語自辨第曰以周吏部之賢而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皆談笑入獄中丞遂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疏益秘而御史徵洩之謂此曹皆徇私倡率非有公憤以實吳民切齒痛恨之語而竟不及號冤一字僉謂中丞之心死已久矣時衆尚誓死不肯令順昌就逮謠言四布且大書而揭之通衢謂衆必與俱命于是守令皆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而俄以一夕調兵水陸振旅密遣就道千夫

長及緹騎之倖存者皆以得生出金閶門爲慶
守令與順昌乘艄艋小舟先行渡關泊曠野開
乃敢宣　詔從草莽畢事比明而衆覺之則順
昌出已久矣時忠賢所遣詗事人之在吳者聽
睑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盡殺
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竪旗城門閉
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矣絶運道而
劫運艘矣忠賢聞則大恐以咎呈秀晩而數[illegible]
曰若語我盡逮五人而今且激變東南東南財

賦地也失之異日吾何以成大事呈秀惶怖叩頭請死忠賢叱之出呈秀迫欲自縊家人環守之而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至首揆故吳人病悸不能出次輔當代擬而忠賢至閣尚强爲厲色語曰

上震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次輔語之曰公候矣夫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令運期在邇地方有變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　嚴旨激之脫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而閣臣

之從政新者意獨不謂然當票擬從次輔秉擬
疏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語忠賢
促之迫次輔乃復取擬得旨謂癲冒逮逆黨
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輒得擁衆號叛
幾成鼓噪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等語益區肆
示撫按可以寛政結局非中丞再疏至得旨嚴
謂愚民狂逞致擠傷旂尉則不欲以殺使者名
也而中丞三疏至乃云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
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憤等語忠賢遂謂旨

然不復有激變之憂而會次輔以病卒首揆樞
視事有所受指于是漏網渠魁之　旨下錦衣
大帥田爾耕亦遂疏及諸生而前御史戲語吳
人之宦于都者曰周吏部遂眞爲扶餘國主耶
葢深恨之也時吳中日夕狂駭謂將有坑戮之
事富家皆盡室徙　中朝之議亦必欲于三吳
起大獄先及諸生之抗言者緹騎亦具書姓名
以入業行逮矣而忠賢方與其黨密謀　宮中
時地忽震動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

瑺皆擊死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
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
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雞犬
皆盡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籍街衢咸滿王
恭厰舊置火藥盡發驚象象狂走民人蹧踐斃
者又無算時司天占候據實以告曰地中洶洶
有聲是爲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
必亡又曰地鳴者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太亂患
賢即杖殺之時以司天小臣而能執藝事以諫

賢于爾頌功德者遠矣變小定錦衣大帥復以吳中事請忠賢以變故心畏命姑置之而順昌竟盆死獄中至死罵不絕口溷而出其屍糜爛不可復辨傷感行道復傳 吉密令中丞即殺顏佩韋等五人餘各戍遣督學使者亦降斥諸生有差姓名俱別有記中丞復恐生變不敢顯戮于市縊而縛之以屬兵使者使者流涕而斬于使署前行刑前一日復暴風大雨如逮順昌時拔木殺禾稼搏激太湖水漂沒民廬溺死者

無數大江泛溢者數月夕人皆謂怨氣所致而且知忠賢與呈秀謀欲盡逮諸黨人殺之實以吳中爲首故緹騎先行金數千于錦衣大帥欲以次收捕冀得遣而苛斂不貲自吳中事起天怒人怨相爲感召忠賢既有戒心而緹騎亦相戒不敢南指即黃尊素駕帖已失苐行撫按逮而已天下皆謂吳中一擊實比博浪椎云

憶曩者余睞如蹶之戒幾蹈不測誠不自意全旣全矣欲絕口不談往事而揵戶旣久復

理蒯緱四方故人見輒以更生相慰勞所聞有與當日極戾者夫余且不欲居昌言之實而肯居草野之名乎因簡故簏有所紀開讀傳信一事重錄而出之盧生枕上次律甕中余乃更愧其言之贅也吳市門畸人識

天變邸抄

京都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虀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

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
震烈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圮象俱
逸出遥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
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
局失火緝拏奸細而報傷甚多此眞天變太可
畏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
霹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
氣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

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亾魏忠賢即時打死此官後宰門火神廟棟宇烁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廵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喹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颩颩行動勢將下殿拄拐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

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錮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闇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也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擡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豸補各面面相覷而走散去此老方知不是

痰暈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當該相與持鍬鐝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襬裹之身無褶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

人曰没有許多其人曰没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囘去自配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内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妹貧因兄榮選思倣公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買一藍紗裙揺擺途

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有一部官家眷于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卓傾
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于地亂
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
俱成肉袋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夫妻不相見夫
人獨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
人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前房十

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氏寓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媽媽

有一人王姓者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喨椅卓迸碎拾一鐵彈丸大如鵝卵秤重三斤

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師徒俱無蹤跡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邏卒見一白鬚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塲土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騎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

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脚帶掩者有披半邊褥子者有牵一幅被单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咲

屋宇凡至東華門柵頹稍緩其闈內閣格窻傾毀殊甚

宣府新推總兵拜客行至玄弘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共七人並無踪影聞其馬買以千

金者

一相公夫人单袴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叫呼絶似唱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匽匽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縛一個疑是駕上拿人此太監飛遶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蕭命官爲甚但無致死者其壓死家眷者難以枚舉嗟乎此變幸出白日閒儻若發于昏夜寤寐中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官吏隶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絲其色紅赤　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于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經典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京師鴟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于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來過震後止見轎俱打壞在街心婦女與人都不見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為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着二鎖鬼卒把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逵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是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日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醉夢又掘出一老兒亦活

以上俱天啓丙寅五月初六一日事

二士傳

汪文言
朱祖文

汪文言字士光歙郡人也初名守泰少爲縣吏非所樂棄之游因其鄉黃正賓得交於金壇于玉立于遣之入京使與一僧俱文言念僧非成事者謝于裝贈不受乃隻身潛入長安時萬曆癸丑甲寅之際正人漸被排擊日以消鑠文言游諸賢豪閒徜徜若無所知者躡足屛語時見端緒以身察於閹寺中得青宮伴讀王安謂其迺心儲貳且端潔知書可與論國家事遂傾身

納交焉時相與談世事之得失辨人材之邪正王聽之亹亹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搆也遂多方設奇用巧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燎之迫後齊浙果大搆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楊左之謀居多而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曁庚申之歲　鼎湖再泣擁護

沖主鼎新朝政則王安與南昌劉相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蓋南昌亦文言素所莫逆也時正人頌文言功不啻口嫉之者日以益衆辛酉秋被彈出都其冬被逮以壬戌春至賴有左右之于福清者乃得下法司末減人謂文言宜且歸文言不聽益游公卿間門外之轍愈衆福清蒲州俱延之入幕高邑太宰尤傾心焉諸卿寺臺諫有欲望見一接談久而未得者文言志亦漸驕待人亦踈且忮又得奏爲內閣中書側目

者愈甚不久文被彈下詔獄朝貴右之者多其讞辭遂無所坐卒

中旨廷杖之百而逐之文言謂禍止此矣無何局大變彈文言者疏以數十又復逮拷掠備至卒亦不承誣正人一言今之招詞泛蔓羅織遍天下者皆主者自爲之也文言楚痛中大聲質主者曰你勿妄書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畢命矣嗚呼烈士殉名夸者死權文言其兼之者哉

朱文學

文學諱祖文字[illegible]完天其別號也世爲㒟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㢘勇聞文學幼孤母[illegible]厲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頴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名震孟字聞起）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

題取

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顙願
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
惶懼不知所為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
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
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
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脱有緩急誰可告者吾
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號念陽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願侍御名宗孟號巖叟新入臺中

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名善繼號乾岳吳橋之范名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臧門事中吏部者得銀毫力辯而解至槖饘薄鴆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與定與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

店有聲琨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偕
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凡往來津渡
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
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
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
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摠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
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
哉

五人傳

顏佩韋　馬傑　沈揚
楊念如　周文元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殉周吏部者也曷爲乎殉之枉論至于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本傳及諸紀事中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巳獨從諸少年游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衆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爲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劃貲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饜橐自是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

詔佩韋傳香盟衆涕于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
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巳毎晨擊柝號召一
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織
具金吾氣張甚韋卽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寃
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儈沈揚雖
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時亦偕衆求
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
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
而舌遂手鋃鐺擲階作聲大呼因安在衆大譟

曰此東廠矯

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輿夫周文元聞難泣罵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領于是衆如山奔海立競呼毆阜丞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屐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黄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騷郵傳橫攫民間物河干聞城内之毆緹騎也亦毆緹騎鳥散燔其

舟駕帖燼焉是時逆奄邏卒相望于道聞變鬨
歸白奄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據城截漕奄
亦消阻中丞兩疏猶傳票
寬吉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
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遂擬漏網渠
魁之
吉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遣矣方五
人初繫圄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
患佩韋歎曰鄉貴方父事奄試觀諸搢紳狴犴

刺剟尸血狼籍吾儕足當承歡一觴乎吾寧從吏部死不願向此姦得志也閹中皆泣下未幾吏部訃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啓獄鍵輒喜曰取我輩赴市矣比臨刑相顧笑别延頸以受上下爲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之劾吏部倪御史敗嘗晝見五人戎裝帶劍入其室須臾旋旃數十導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自飛起轟聲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異也五人死年餘而中丞暴死逆奄伏誅虎丘

借祠廢吳之賢士大夫請五人首葬其址碑爲
五人之墓焉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賢則君之龍門之壯
刺劒也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
嗚呼人之義大矣予嘗遊吳要離專諸尚炙人
口然猶死知已耳五人公死發憤何所爲而爲
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事奄珮玉鳴屨
者若若也人耶否耶

五人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北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艸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

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
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
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
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
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
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緹
騎有死者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
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

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譚笑以死斷頭置
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
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
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
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
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
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
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氣奪非常之

謀難以猝發待
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
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
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
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
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
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

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

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公孟長姚公也婁東張溥記

祭文

維

崇禎二年四月巳巳越丙戌朔二十一日丙午

渤海漁人謹以逆璫魏忠賢首級一辦致祭

于

五人之靈曰嗚呼閹豎之禍酷矣海內諸君子駢首五木天地慘變檻車朝入緹騎夕出非五人博浪一椎逮繫有巳時哉或曰使諸君子藉口明哲將沒世不稱使五人縮朒閭井

卒與艸木同腐三代以下患不好名耳嗟夫此豈知五人者哉當逆璫時呼吸生死非明義見道顧能霆奮飇發一往不顧如是耶丈夫至性勃發五體塗地豈復爲身後名而身後卒以名報好事者亦震其名而相與表出之此忠臣烈士之心所以闇復而不盡白于世也五人之名彰彰在人耳目吳賢士大夫顯題之曰五人之墓不賢之義之而人之不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眞知五人者矣

余人也五人死而不摧心扼腕裂眥流血者非人也逆璫磔死河間余間行取其頭屬在官府不能得則斬淅祠僞像首以祀諸君子耳鼻口目人各一臠餘一目以祀五人咄哉逆閹令而後見五人矣逆閹之目抉矣五人之目瞑矣余目五人之死如昨日耳不旋踵而目忠賢磔河間目良卿斬西市余無愧乎人哉敢薦一臠于五人尚

饗